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仁宗昭皇帝

己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

以山陵前舉未忍卽吉也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 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

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

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白封
識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頒各鎮總兵
叅將佩印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
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
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
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
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
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
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

兵叅將何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六
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
將軍遠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
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瓚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
伯陳智都督方正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
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
印稱將軍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
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
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

勅平江伯陳瑄許解糧官船附載已物無得阻當○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三月哈密遣人進硫磺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

張棟從兄也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贈劉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

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僞爲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
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
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勅求直言

勅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
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與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卽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
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
者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諫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
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
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叅自是以

來言者益少。豈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
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
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
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
之道自勉。據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
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
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戈謙自明。口以後。仍舊朝
叅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
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愴

愴在懷。六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世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傳會，味情失實，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官刑。絕人嗣續。有自官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有父子

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
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
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資
警戒今兇險之徒往往撫拾誣爲誹謗法吏深刻鍛鍊
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
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
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
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命征夷將軍柴
昌伯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梗於武岡○夏四

初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諛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寧王權請改封不許

寧王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上諭之曰王叔受封於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安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

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騰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騰圻前後規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騰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定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謚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永樂六年伊王謚厲。洪熙元年。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忠等十八

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上曰：此數人皆在光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公正也。銀竟不謚。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

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潦，年穀無收。民有乏於衣食，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

郡縣之官。略不留意。而又有科派之擾。豈稱爲民之父
母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
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除桑穰仍納外。其
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
若實無見物。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
其數。虛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
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乏。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
修官。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
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改翰林侍讀李時勉爲監察御史。

時勉有疏諫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
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
下詔獄。

諭吏部慎選御史。及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諭少師姚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
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徃徃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旣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懼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燭聞。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旣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爾子知恤下人乎。

又令謁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又喜稱善文皇卽位立爲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九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旣卽位盡行其志約已裕民恒如不

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陞黜。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執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

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罷浙江布政司叅議王和遠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

時和等皆坐賊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

貪污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諭戶部賑濟饑荒。先給後聞。毋責專擅。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歎。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南京地震。○諭兵部陝西河南等處官軍。交調操備。宜從兩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九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謚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立妃胡氏爲皇后○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頒示天下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

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監修官。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武英殿大學士黃淮。金幼孜。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院學士楊溥。爲總裁官。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仁宗嘗言科舉多弊。須革。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漸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

戶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比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其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會宮車晏駕，宣宗皇帝遂奏行之。

八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

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進思州府通判檀訥正五品俸還任。

思州府通判檀訥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訥撫字愷悌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者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論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必當

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諭工部製造御用器物，毋買於民。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戩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嘗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

民。

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懼害良民被毒而無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南京地屬震○瓦刺馬哈木立故元孽脫脫不花

爲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瓦剌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上御左順門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

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衡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以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以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

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入之道保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金幼孜憂去尋起復○勅瓦剌捏烈忽嗣父太平爲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爲順寧王○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

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卽免之自今凡有差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夫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忝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歛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諭工部軍器執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三月
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爲禮部左
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夏四月呂震卒以胡
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文皇命胡
濙往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
謹無他太子即位閔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
忠慎朕不及知也獻陵崩景陵即位以爲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
仍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

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復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不自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

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
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
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
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
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
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
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
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
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
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爲郡縣叛服不常喪
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

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

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

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不在民命。今天氣鬱炎。不
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
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量情罪
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
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
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
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
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其難得。卿等亦聞
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屬間之德行。臣等不能盡

知也。

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例各
監局文卷簿籍○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九內官內使傳
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
壬戌漢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
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
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
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
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
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

諸衛所盡奪修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空瞻域瞻埭瞻澤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典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濟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教露中慙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而坐跪太太

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又報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惧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曠乘輿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

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願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墻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

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
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
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
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
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
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
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
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靳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
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
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
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
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
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定
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
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
王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
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
兵貴神速，我搃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
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

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群

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

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頌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榮榮子義。天津衛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卽扶起。

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九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歿。

九月帝還京。○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高燧。

帝誅漢庶人，班師至單橋，行在戶部侍郎陳山迎駕，遂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擒趙王否者，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上不聽。楊士奇亦以爲不可。山又詣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略，邀二人共請。上不忍曰：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高煦

至京又言嘗造駱指揮阮內臣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
詞羣臣章遣廣平侯等持示王。王大懼卽獻護衛且上
表謝恩。

冬十月復以李時勉爲行在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惡。綱仁考怒令於獄縛時勉。來面鞫必殺。
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卽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
旁門時勉爲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
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亟走還欲縛送西市時勉已得
上面鞫。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陞
侍讀學士。

十一月王通擊交趾賊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王通引兵渡河擊賊。賊寧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死之。事聞。上曰。大臣以忠狗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叅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總兵官興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侯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召爲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進張瑛禮部尚書○諭兵部清理軍伍凡一戶有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先是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春正月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上曰朕昔問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

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嘆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南京地屢災。○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群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建置。永爲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

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
勗之哉。爾克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熙
汝績。用永嘉。其勗之哉。○時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領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
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
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
事。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
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
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爲杜絕。不使
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爲恨。
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

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靈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當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

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爲治。實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

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勸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虞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赴交趾給軍。

尋免湖廣運糧。以去年旱。百姓貧窘也。又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千人。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夏四月廢晉王濟熾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桐卒世子濟熾嗣王濟熾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熾之弟濟熿狠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熾不爲解因族慶成諸王日訴濟熾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熾罪竟奪濟熾王爵廢美圭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濟熾爲逆逮治師濟熿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熾父子恭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馳驛召濟熾父子時濟熾囚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室解濟熾縲綬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熾父子文皇行在所濟熾病憊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

圭爲平陽王侁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遵伯灘謀
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煥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
諭還美圭濟煥不從仁宗書諭濟煥曰美圭父子困頓
多年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
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
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煥得書
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卽
位憐濟煥父子時時問勞濟煥呪詛事益露自度罪不
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
變上擒高煦又得濟煥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
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又奏濟煥擅取屯糧十萬石

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弑其母。濟熿始
懼。上以勅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
跪。首上書。論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
言趙普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
有驗。不誣。熿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
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交趾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利。令
指揮闕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
指揮領福等竭力與闕不支。皆自刎。中官馮智大哭。
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

劫掠一空交趾總兵官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隙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存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知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回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簡用罷黜庶官

行在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搆譖詞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爲民。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朝貢。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軍。鎮守廣西。

廣西溪洞徭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殺
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
廣源蠻繼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復斬平樂蠻四百。
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
警。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
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
鄭軍者。老隸也。性鯁。敢言。雲呼軍試問曰。世謂爲將者
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軍曰。白袍點墨。終不
可。漸雲嘆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軍
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
手禮。軍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

雲作威福雲自陳 上不問尋卒。

諭禮部榜諭天下禁止自宮之人○諭禁有司沮格詔令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間朝廷下寬恤之令或謂有司沮
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
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
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
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
政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斷耳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留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
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

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歿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歿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歿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懼碩，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惟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冬十月王通與交趾黎利立誓爲盟退師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
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
特蒙褒獎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固缺自黎季犛作
孽竄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興師弔伐
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
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
有曰嵩者竄身老樹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
王之澤已求高於羈寓之次欲得嵩繼宗祀是以利等
輒布狂言冒昧制闔伏乞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
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旣滅而復續非獨嵩蒙天地大

恩實一國之人蒙載天恩於無窮也。總兵官王通遣持
揮闕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
臣陳日燿三世嫡孫臣陳嵩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
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嵩奔竄老搨以延
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與臣
云：天兵初平黎賊。卽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
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
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
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
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蹇義。夏原吉
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辱於天下。二人退。

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崖。前史爲榮何爲示弱。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明早朝罷。出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入貢。及黎利篡弒。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

往事形諸感慨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動王師
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便
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
上合天心從之便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安南立陳暲為王
勅諸將即班師

十一月上命群臣舉奉使交趾者尚書蹇義薦伏安伯
曰伏善言語非眾所及上問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
無學識遣之必辱國上曰蹇不允爾否對曰蹇和厚
無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乃以行在禮部侍
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

永達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遣嗣高尙
在老撾國人乞封高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
卽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卽日班師內
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是年南京戶
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達卒

達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
侍郎改吏部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
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
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王通馳奉偽王陳高遣黎少頴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指俾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寡援絕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上覽奏勅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

二月立皇長子初鎮爲皇太子○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勅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益加惓切已從所志就闕別宮其稱號服令侍

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晉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群臣咸謂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宜正位中宮。屢陳表奏。今允所請。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爾禮部其具儀擇日以聞。勅諭三法司恤刑。

勅曰。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我國家稽古爲治。三法司刑部掌邦憲。都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審理輕重。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欽恤。朕嗣承大統。祇奉舊章。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比聞刑罰失當。無辜者啗冤。有罪者倖免。朕爲惻然。不遑寧處。咨爾法司。夫愴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

稽情僞不辯此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筆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略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身。勤以爲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尔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民。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接

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十乃以天子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

言之書云監下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後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

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戒諭吏戶禮工四曹

勅吏曹曰：朕惟人君主宰天下，生民之衆，政務之繁，必簡賢才，與之共理。其銓選之法，殿最之方，必屬有司，以盡至公。我祖宗稽古建官，選任賢良，厥有成憲。朕嗣大

歷服率由舊章不以私昵干名爵不以小人間君子招
徠善類以安兆民庶幾輔政之效比隆前古容爾吏實
典銓衡夫官不必備實在得人諸司官員舊有定額今
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紛紛俸位苟祿偷安其可不革
正乎吏員出身雖有定格徃時選用嚴慎受官者少比
年吏典考滿者歲以千計不分淑慝一槩收用廉能幾
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共
治理而各司所舉不論才德或以親故或以貨利徇私
濫保假公濟欲其可不覈實乎官之考滿績最者陞有
貪污無恥罷軟無能苟積歲月均得超用何以辯清濁
職之大小必量才稱任或以權貴之言或緣親舊之故

不量所能悉授美職何以別賢否惟公惟明用人之道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爾其懋哉○勅戶曹曰朕惟國以民爲本以財爲用地官卿實掌之夫民衣食實本乎農業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則務本者多庶家給人足禮教可興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爾當明夫休養生息之道財賦資國之用出入有節則國不致於空匱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轉輸京師充實足以馭四方郡邑充實足以備荒歉邊境充實足以禦外侮比年遠近困於轉運而京師不足爾當審夫措置之宜倉廩所儲爲奸盜竊常數萬計豈無關防之術爾宜審之遣官催糧往往在外貪濁豈無

廉公可使爾宜審之商販之徒阻滯鈔法累累禁約或
通或塞而歛散之方何者爲宜爾宜審之朕嗣大統董
正治官富民足國尤爲切要書曰政在養民傅曰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爾當謹
率其屬以倡民牧俾吾民家有餘資人尚廉耻以弼余
雍熙之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勅禮曹曰朕惟
聖人興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彝故致治之道於斯爲
盛朕以菲德承祖宗付畀之重主典神人表正萬邦而
禮樂尤爲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至敬可以格天地
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

德致君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隆興萬世。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敦勸明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故弊。廢事瘵官。以負朕委任之意。欽哉。○勅工曹曰。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力。因地利。順天時。以成國家之務。夫天地生人。雖有貴賤之分。而好逸惡勞。情無不同。過用人力。則不堪命。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爲國。惟以身體國用民之財。如已出。斯財不竭焉。凡所

有審度緩急爲之節制以息民力以紓國用斯爲良
哉古者役民於農隙當思以時古者山林川澤厲禁
當思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祖宗之世而畏避死
亡者日多當思撫綏愛養之道至若屯田水利之政皆
有成法比年因循廢弛罔聞實效當思舉興作養之方
爾其懋哉夫修用傷財培尅之端厲民循欲歛怨之階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節財所以愛民愛民所以治
國大臣之職以道事君尚率爾屬惟公惟清輔予于治
庶幾明良相成之美爾惟欽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

尚書

招代典訓

卷十四

三十七

初內官馬驥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宣宗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且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潘臬事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爲賊所執賊衆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有輿衛福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爲行在工部尚書。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驥下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贊曾貴李忠皆伏誅褒贈安南死事諸臣

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都督蔡福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曾貴千戶李忠降賊。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戶牟英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力勸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黎少穎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羣臣

王通沐晟徐亨譚忠奉命與柳升掎角進兵顧逗遛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王通等輒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士委棄鎧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上曲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其徐亨譚忠俟還京論罪。○交趾效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驥周安千戶蔡顯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皆贈官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暘病卒利自守國俟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聞○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齋書諭之。且察其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仗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歿。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五月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增浙江布政司官一員。總杭嘉湖三府縣治農官。不許。

五月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置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

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按官必不備唯其人。胡集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出酒諭示百官

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

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漸興。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榮曰。是時職貪。方賓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嘗為京尹。剛稜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勳豪。歛

戰。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陛顧佐右都御史。與壘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公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繆。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偵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三宣。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舉鄧榮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選任之。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可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畧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

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漁陽塞帝率諸將出喜峰關討之大破之
于寬河遂班師

上御奏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
秋高馬肥必擾邊北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
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
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
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
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
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
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

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成未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割穫之後，頗有遺秉滯穗。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敦札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率衆

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驛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師未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峰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

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叠發虜人馬
次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
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
酋渠。駐驂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
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
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
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卽俱遣。留一人乃使之
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况人乎。彼
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驂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

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旣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

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工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冬十月。賜勅。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蹇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眷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况師保。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遼圍。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慶國蓋三百里云。

十二月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官

乙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羅汝敬等還自交趾黎利遣人貢方物○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群臣觀之。胡濙等請上表。上曰。

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璠勅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釵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奉職貢夏四月以郭璉爲行在吏部尚書

郭璉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乃令方面風憲郡守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保尋又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由其薄郭璉仕早未遑學問故二楊得操人才去取之權也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歿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貴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稅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

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卽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至是復奏。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

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

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宗時未嘗頒
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
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
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
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
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
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
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王又乞灌
城田 上復與王書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
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
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

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王見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田。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五月初設鈔關。○勅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

勅曰朕惟爲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朕嗣承祖宗大統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至於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於民者朕尤惓惓軫恤民艱爾六部都察院爲國大臣常兼愛君愛民之心俾有益於上無怨於下庶幾不忝祿位之重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輒差官數員於州縣坐併一起未回又差一起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幫虎十數爲之鷹犬漁獵以一科百以十科千箠楚煩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剩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原差衙門非不知之實縱其所爲風

憲耳目非不聞知亦各不糾舉仁人君子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忍爲之哉自今爾等尚滌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再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人在外假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并犯人一起處以重罪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但有騙要財物及害民事件明白具實奏聞如御史按察司官坐視不言一體治罪

大月以郭資掌行在戶部事○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上大怒逮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

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贓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冤枉。上曰。

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上曰。聽汝二人。出貸其死。發爲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貧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上嘗坐齋宮召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常爲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禮遂召溥復入弘文閣。冬十月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十月一日朝罷。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山雖侍從陛下，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當不令溷內閣也。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調瑛南京禮部尚書，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禁差正官

勅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朝廷建置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有正有佐。正者總其綱，佐者輔其政。如政務繁殷，則佐貳分理。正官總督之庶幾。

紀綱不紊而事畢舉。昔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皆命諸司毋得擅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衛府、州縣掌印正官。朕嗣位之初亦已申舉舊章，令遵守。毋違。近年以來，爾等欽差內外官員，故違舊制，遇有事務輒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幹辦，更不思正言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雖完而誤衆事，其各衙門官有不才者亦喜得別差，以避繁就簡。往往差委俱盡，別委千百戶及陰陽醫學等官，或吏員人等護印署事，吏肆其奸，人受其害。官府正務十誤八九，以致軍匠累年不清，稅糧累年不完。原爾等所犯法難

容恕今姑記爾等之罪。勅至。但是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被差委在外造辦及幹辦者。卽令回任營事。不許稽遲。自今一應辦理。其內外官員並不許指以欽差爲由。輒自差委正官掌印官及坐名差委違者。悉處重罪。凡各衙門官吏或有貪虐苦害軍民及關茸誤事者。爾等卽具實奏聞。以憑黜罰。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上覽歐陽致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皆有相感之理。况一

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文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直者。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彊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上曰。然亦

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有改祖法之事。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于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諭戶部申明裁種桑棗之令。○巡撫蘇松大理卿胡燦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

之○甲午帝閱武近郊。戊戌還京○命列侯諸將帥師巡
宣府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天下朝覲官
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命鄙猥無能五十五人皆罷歸
爲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
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
比擬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
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
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

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有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光祿寺厨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己未帝謁長陵獻陵三月己酉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請皇
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
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
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
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
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

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
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旣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當事此乎。人恒言
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
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上御左順門召蹇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
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
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
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名
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蹇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
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

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且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

又問曰：若平居所觀，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所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所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觀，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這之而遂記其語。

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濡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勲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以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改江南民運爲兌運○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卽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

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榮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

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稅，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漢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土魯番始遣使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巒疊，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

足稱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文也。三峽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比。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好。佼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定忌辰輟朝之例

勅諭禮部朕嗣承祖宗大位夙夜祗惕慮弗克勝忽遇忌日重懷愴感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崇善慶之源其忌日官員朝參輟奏事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大開創之基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光繼統之治忌日悉輟朝參歲爲定例用仰朕永慕之誠其敬承

之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鐘爲蘇州知府

鐘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鐘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鐘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鐘所先。上喜曰。鐘能知宗璉。卽日陞宗璉大理寺丞。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選擇。鐘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鐘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鐘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鐘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鐘乃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故止我。某事宜止。

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歿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未幾大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僦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額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襍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

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又致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爲守。專厲豪狡。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賂贈。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名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國王李裲遣使獻海青鷹

使還。賜王磁器。諭裲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

在此後勿獻

令追奪贓官誥勅

朝廷誥勅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與奪都要停當。凡受誥勅的，其未受之先，曾犯贓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勅之後，犯贓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爲定例。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爲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塩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塩。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勅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爲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

太幸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穀粗安邊圉清
肅此皆天地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敬慎惟懷
永圖夫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裔順服禮義
興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與卿等
共祗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賀○上宴閑與
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
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
世久長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
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
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
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

以接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上不許。因勅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上罷朝，謂吏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以廉潔自守，衆

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卽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今天下未嘗無潔士，爾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令都御史熊旣兼理刑部。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曠職塚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歿，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

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歿於獄，皆由狎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狎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狎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名之來，令都御史熊燾兼理刑部。

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改爲禮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巡撫北直隸府州縣；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陸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越府長史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旣而轉左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巡撫先是胡槩用法嚴刻忱濟以寬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裏河撥運民船過江米與請折兩京馬草每束銀三分定江南重額官田拆納金花銀每米四石銀一兩又築海鹽捍海塘海不爲患之類凡在江南二十二年江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誅遼東謫吏嚴暄千戶減清。

先是顧佐劾御史嚴暄等貪淫不律。謫吏遼東。至是暄潛入京師。造詞脇人。佐又劾暄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暄西市。陞佐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而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公鞫實出千戶滅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歿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省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

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
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
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
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
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
縣者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且以
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
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
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謫江西按察副使李綸戍淹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己未還京○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會道壬辰還京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驛雷家站名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纥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有獻歷代年紀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祀儀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旌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贄姚闓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楊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脇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倘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

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親信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

欽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藩。○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秋七月帝幸楊士竒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竒第。士竒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語竟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問士竒曰。車駕幸臨易。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令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復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

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復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命吏部指名陳奏處置。○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帝

巡近郊庚戌還京○書諭伊王謹守祖法械承奉長史典儀赴京治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海鹽縣丞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丞。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卽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勅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付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

惟以安民爲心。近者犯人表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內官。監太監。輒敢肆其狡險。欺瞞朝廷。假幹公務。爲由。朦朧差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害軍民。恣肆兇殘。貪暴狼籍。所得金銀財物。動以萬計。人不聊生。含冤無訴。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賴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正典刑。身家俱滅。已勅法司榜示天下。勅至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撫綏。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任。爾等勉之。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

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云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勅免朝賀○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路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蟄蜚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輦冒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輿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群臣上表賀。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

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溺於酒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諭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

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耿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有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暵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謂禮書胡澆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

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命詞臣書幽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
詩一章名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
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
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登萬壽
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旣
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
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
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校

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替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不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

京行部命之緩輯周察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
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
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
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
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
然明早遂令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
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改去南京云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皇帝勅諭行在吏部夫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

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群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蓋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求賢望理，不徒視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不許徇私濫舉塞責。仍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之昏懦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黜罷之。庶以副朕倦倦求賢圖治之意。欽哉。○詔吏部考功員外郎魏驥爲

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教諭彭珣爲翰林編修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陝西進嘉禾勅羣臣勿賀

勅論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地連產瑞瓜此皆天地祖宗之所垂佑朕弗克以致之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內自修省歉焉於心其止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天地祖宗付畀卿等皆體朕之誠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昭代典冊

卷十四

七十六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捧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鍾計䟽濟六湖工力以聞

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縣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衛請以指揮同知李景爲本衛指揮使。不許。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

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進士曹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詔中外寬恤。○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

軍都督方政鎮守松藩○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訓飭在京官員

皇帝勅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朕以非德
嗣承天位夙夜惟寅恪守祖宗之法用熙庶績用撫兆
民亦惟爾文武羣臣是匡是弼凡爾羣臣亦皆祖宗獎
拔以遺朕者宜同心協恭期務康濟庶幾乃以祖宗之
托今在廷典銓選掌兵政司錢穀理刑獄董繕作之臣
固有秉正直守法度以副委任者亦有苟循私情不率
公道是非失當請託四行違越禮法怠廢職事致下議
議洋洋上聞有臣若斯其將誰託自今宜省躬知過洗
滌舊染勉圖自新庶長保祿位光輔予治如執迷弗悛

則祖宗之法具存必不汝貸汝惟欽哉。

八月熒惑犯南斗○勅三法司遣官恤刑

皇帝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朕體上帝好生之德倦倦夙夜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憑所具之詞即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鞫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等出天倉○冬十月

平江伯瑄卒

瑄卒。樂侯謚恭襄。爲人閭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疊疊。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披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修南京宮殿○是年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臯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塩糧從之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六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塩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民心寬恕
持行廉潔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

太子於文華殿○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來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構相讐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眾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

下陳州。上勅諭山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高，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高，利遽奏高死，高之歿，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忘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勅諭恤軍。

皇帝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兵政國家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勅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

差貧賣富有微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各色剋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管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遞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非爲已勅各處風憲督察換拿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爲甚茲特勅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拿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

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秋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

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

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

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

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

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

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溥禮部尚

書兼學士○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

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忘政事掖廷將萬

人外或遇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閭閻馴致戎戡之亂元帝選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創業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况羌朝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諭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公名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上御文華殿，名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

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獻前元玉璽。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亡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廬象牛羊等

房一年一代○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
撫恤兵民○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曰子阿卜只
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癸未帝巡邊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帝還
京○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敞行人侯璉諭麟權
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
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等
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匠役
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其差去一應內外官員人等即

便回岸不許托故稽遲其沿河運米木植悉於所至去處堆聚皆蓋罪日運夫放遣回家官員回京違者重罪不恕又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及衛府州一應製造海味菓品食物等項及打捕禽獸虫魚花木等物悉皆停止其起集營造軍夫卽時放回

軍戶刑二部交趾清吏司○始委工部虞衡司官董遵化鐵廠○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於乾清宮壬午皇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赦天下○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謚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

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論者謂其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諡號

上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冊封皇弟祁鈺爲郟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道音尚在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乞平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者
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
從之人函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叅贊機
務

留都有文臣叅贊機務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
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葉城伯處分福不
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
事錯耶

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竄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
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鑑爲右副都御史

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

巡撫甘肅

晞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

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

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

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

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

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于

國
以拜宗正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爲僉都
御史練兵平涼